

散文
卷二



1978~2013
《十月》杂志35年名篇集萃
典藏时光

主 编
谢 冕
孟 繁
陈晓明
贺绍俊
程光炜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散文 卷二 要目

父亲的记事本	石舒清
博尔赫斯的面孔	格 非
永难凋谢的罂粟花	李存葆
狂士们	孙 郁
被上帝咬过的苹果	白 描
沙上的卜辞	耿占春
永和九年的那场醉	祝 勇

ISBN 978-7-200-11071-5



9 787200 110715 > 定价：43.80元

1978-2013
典藏时光

《十月》杂志35年名篇集萃

谢冕 孟繁华 主编
陈晓明 贺绍俊 程光炜

散文 卷二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典藏时光：《十月》杂志 35 年名篇集萃. 散文卷二
/ 谢冕，孟繁华等主编. — 北京：北京出版社，2015. 1
ISBN 978 - 7 - 200 - 11071 - 5

I. ①典… II. ①谢… ②孟…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1 ②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88574 号

责任编辑 季亚娅
责任印制 王 辉
装帧设计 赵平宇

典藏时光：《十月》杂志 35 年名篇集萃
散文 卷二

SANWEN JUANER

谢 冕 孟繁华等 主编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www. bph. com. 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1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29.25 印张 453 千字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0 - 11071 - 5

定价：43.80 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 - 58572393

一份刊物和一个时代

谢 冕

那一年十月，中国的天空响起了惊雷。雷声把人们唤醒，他们迎着秋天的阳光，擦干眼中的泪水和身上的血迹，告别十年噩梦，开始了新生活的追求和梦想。这十年的苦难太沉重，也太惨烈，人们都在考虑如何结束过去，创造未来。政治家们有他们雄心勃勃的事要做，他们在筹划着创造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与过去任何时期相比都不逊色的伟大的工程。在最先醒来的人们中，有社会最敏感的神经的文学家们——包括作家、诗人、文学批评家以及默默奉献的文学编辑家们在内的全体文学工作者——他们也隐约地感到了特殊时期对于文学重建的召唤，也有一个发自内心的对于这一庄严事业的悄悄的激动。

北京历来是开风气之先的城市。一份后来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大型文学刊物，在 20 世纪 70 年代那场巨大灾难落幕之后诞生了。刊物赶在改变中国命运的那个划时代的会议之前创刊，它是一个时代开始的象征，更像是一个传送信号的气球，向久经苦难的人们预告一个新时代的降临。这就是《十月》。

《十月》创刊的时候，文学圈中正是满目疮痍，一派萧瑟的景象。人们面对的是一片精神废墟。从昨日的阴影走出来，人们已不习惯满眼明媚的阳光，长久的精神囚禁，人们仿佛是久居笼中的鸟，已不习惯自由地飞翔。文学的重新起步是艰难的，它要面对长期形成的思想戒律与艺术戒律，它们的

荒野上的路	刘亮程/ 1
另类与奇数	王开林/ 9
故乡与我隔水相望	庞 培/ 23
父亲的记事本	石舒清/ 37
博尔赫斯的面孔	格 非/ 45
苦雨斋旧事	孙 郁/ 61
米沃什的另一个欧洲	西 川/ 91
火车	张锐锋/105
荆棘之舞	格 致/125
永难凋谢的罂粟花	李存葆/139
狂士们	孙 郁/177
天葬诗人	吴雨初/197
地坛与往事	史铁生/207
那些消失在田野上的民间身影	西 渡/275
小神话	大 解/285
被上帝咬过的苹果	白 描/305
病疾密布的乡村	王必昆/345
沙上的卜辞	耿占春/355
永和九年的那场醉	祝 勇/389

阿帕	阿依努尔·毛吾力提/409
大地清明,真情永在	凸 凹/417

荒野上的路

(外一篇)

刘亮程

从乌伊公路 185 公里处——沙湾县城，一直朝北，到沙漠边上，再没处可去的地方，就是我生活多年的那个村庄。

我小的时候，不知道有一条路分岔到这里。从我会走路，到下地干活的一二十年里，我的脚一直在向更荒远处挪移。无论去野地收麦还是进沙漠拉柴火，路在我的印象中总是越走越窄小、越走越模糊，最后彻底消失在荒野。

从村里伸出的每一条路，都几乎被我走到头。去河湾瓜地的路走到地头的瓜棚为止（还有一条秘密的偷瓜人的小路，穿过河东岸的红柳丛，穿过河心、河边的芦苇，一直通到月光下泛着白光的一颗大西瓜旁）。到南梁坡的路却一过沙沟便分岔了，向东两条车轱辘印夹一行牛蹄印，朝南一条窄的羊和骑马人走出的小路，都走不了多远便消失了。

越往前走，这样的岔路就越多，到最后都分不清哪条是主道了，仿佛一根扭紧的细麻绳逐渐地松散成一丝一缕。

人的路到头了剩下窄窄的野羊和兔子的路、老鼠和蚂蚁的路、长虫和蝎子的路……朝荒远处延伸下去。人沿着这些动物的路再往前走，走久了又成了人的路。在这些印有车辙和脚印的远路上，也印着许多野动物的蹄印和爪印。它们也常常沿人的宽敞大路走进村子，找草和粮食吃，找水喝。当然大多在夜里。夜让人这种动物睡着。这多好。

在荒野上，许多动物走同一条路。从村里出去的羊，会沿着野羊和野兔的路觅草吃。

狼也走野兔的路。狐狸也走野兔的路。

连一些大动物，像牛马骆驼，没路了也会踏上兔子的窄细小路。

除了兔子和野羊，会一蹄一爪地踩出自己的小路（有时它们也走一条路），很少有其他动物亲自踩一条路走，它们借路走。尽管兔子的小路容不下那些大动物的一只蹄子，但它们还要硬踩上去。走到最后都说不清路是谁的。但从地上的粪便可以看出，许多动物都在路上，谁也没有离去。

荒野上的道路从来不会拥挤。

野兔遇到羊会擦身过去。狐狸遇到狼远远避开。野兔遇到狼或狐狸就没

命了。一只家羊遇到一只野羊，会站下来相望好一阵。各叫两声，可能语言已经不通。也可能会说一阵话。

家羊说：再别跑了，跟我到羊圈里去吧。到处是人，你往哪儿跑呀。

野羊说：跟我跑吧，趁现在没人，能跑多远跑多远，总不能等着挨刀子。

.....

人什么都不会遇到。人一上路野生动物便全没影了，连狼都不见了。

在村里的好多年里，我几乎沿每一条细细小小的路行走过。

顺着兔子的小路我曾走到一片密不透风的刺草丛。我蹲下身，看着兔子的路在那些密密的刺草根下绕来绕去。我想，我要再小一点，早几年走到这里，我就会从那些刺草根下钻过去，一直地走到兔子家里。我再小一点的时候在干什么呢？我知道人一长大，有些地方便永远去不了了。就像我父亲说的，长到狗那么大，你就再进不了兔子的洞穴了。

我还沿老鼠和蚂蚁的小路到过它们小小的家里。老鼠一见人来就钻进洞，土堆上剩下几个牛眼睛大的洞口，惊慌地望着人。

我从麦地边跟踪到这里。老鼠偷光了我们家半亩地的麦子，父亲让我查查老鼠洞在哪里，这很容易，尽管老鼠在地边挖了两个假洞，洞口塞了几个麦穗迷人。尽管老鼠把藏粮食的真洞藏在离麦地 200 多米的一墩灰蒿底下，但它留下了路。那些老鼠一粒一粒往洞中搬运粮食时，在看似隐蔽的草丛中踩出了一条光溜溜的路。老鼠完全可以用草叶把这条路盖住，那样我就很难找到了。

看来这窝老鼠中没有一个是像我这样聪明会想事情的。我趴在老鼠洞口望了一阵，拿一根小木棍捅了两下。我知道我们家半亩地的麦子全在这里面了。

我却没有把找到的这个洞告诉父亲。不知为什么，我隐瞒了它。或许我一直喜欢着老鼠和蚂蚁洞穴中的那种生活。有多少次我蹲在蚂蚁洞口（蚂蚁比老鼠沉稳多了，见了人一点不慌，就跟没看见似的，该干啥依然干啥），

我看着那些小蚂蚁排成一队，忙忙碌碌的样子，就想着我能再变小一些，再小一些，悄悄地混进蚂蚁的队伍里，跟它们一起跑、一起干活。它们会不会认出我？肯定会的。我身上有人的气味，太难闻了。蚂蚁会赶我走、会吃掉我吗？不过我会解释：我就是住在你们洞穴上面这幢房子的人，我们是邻居。你们常在我的家里走来走去，也让我在你们中间过段日子吧。就过半年。三个月。过到地里的活忙完。再过一个冬天。

不知道蚂蚁懂不懂得三个月这样漫长的时间。三个月，正好一个村庄的寂寞冬天。一个人的寂寞还要再长一点，长到下一个冬天，下下一个冬天。我们围着火炉，把所有的话说完，今年明年的话都说完。柴火烧完。火炭慢慢变成灰烬。剩下一点点瞌睡。眼睛睁开闭着，都一样的情景。没有几个梦。睡着醒着，都一样寂寞。

每当这时，我就想着墙根脚下那几个蚂蚁和老鼠的幽深洞穴里，它们正举行着怎样的欢宴，过着怎样快乐的生活。它们知不知道一个想象中的人，一直悄悄地混在它们中间，一年一年地，把村庄里的事情放在一边。

有时我觉得，我比一只忙碌的蚂蚁更清楚它的黑暗洞穴里的每个细节，更熟悉那些小米粒般的卵什么时候又要变成小蚂蚁，那点一小把就能抓光的过冬的粮食藏在哪个底层的洞窿里。但我永远都不知道它的快乐。我为自己永远都过不上一只小蚂蚁的短暂生活而悲哀着。

我只能这样度过人的一辈子。

缓慢地、别无选择地、一年又一年地，活到韩老大那样牙脱落光、腰直不起来，活到冯三那样眼睛瞎掉，张富贵那样再走不动路、半身残废……

我几乎沿每一条岔的道路行走过。在每条路的尽头，我都看见我认识的、生活到头的那一些人。他们在荒草中等着我。他们早就在那里了，我还用一生时间在走向他。

我做功课一般演算着每个人的一生。把每一条去向不同的路运算到头——在一片荒草虚尘中返身回来。我想找到一条没有尽头的路。

在村里的许多年，我都怀着这样的想象：每天一早出去砍柴拉草的牛车马车中，会有一辆独自地穿过荒野，去了我不知道的遥远处，再不回来。

可是，每个下午，当他们吆喝着牲口，一个接一个地满载而归时，我心

中的失望和悲凉就像一辆永远的空马车，走在另一条他们看不见的荒野上。

那时候我们很少到外面去。

我们和我们村的牲口们，把走向外面的路撂荒了。

一年顶多有两个人去一趟县城。

我们想象通往县城的路上长满荒草，深深浅浅的坑洼里汪着水。

我们的生活停留在沙梁下面，像一粒风再刮不动的尘土。我们只是顺着日子一天天过下去。这和别处的生活没什么不同。从今天到明天再到后天的路是通的，天底下一样的。

只是我们的生活在这个小村庄里停住了。他们在时间里随波逐流的时候，我们靠岸了，停留在这里。我们的土墙一动不动保持着褐黄，房前屋后的树，用耐心迟缓的生长等候我们，鸟旋在天空，它翅膀下面的村子像多少年前的一个梦，一点不变地静摆在那里。

能够停下来是我们今生今世的最大幸福。

树木长粗，我们动手盖房子。树木忍不住已经长粗，树杆结满疙瘩，直树变歪，歪树伸直，都快成朽木了，我们还没动手的意思。

我们的牛，一年年地停在一块地里。庄稼在老地方长出，又在原地被那把旧镰刀收割。多少年了你还是这个倔脾气，我还是这副慢性子。谁也不改变谁。我们知道一生的路怎样走到头，从家门，到羊圈、到一块地里，再回来，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一生也可以这样过去啊。

这有什么不好啊。

后来还是村子外面的人，把路修到我们村里。他们想走到这个村庄，就把路铺过来了。那时我们不知道这个荒僻村落，曾是多少人梦想到达的远地。就像我们曾把他们居住的城市当作一生的向往。结果都不是。

路快修到我们村时，他们想让村里出些劳力，一块帮着修。

这是你们的事情，他们说——我们把路从那么远的地方修来了，都要修到你们脚底下了，你们也该动手了吧。

才不是呢，我们村的人说。我们去挖野滩里的柴火时，不会像你们一样给柴火说，这是你们的事情，你们先把路修好，让我们的车和斧头顺顺当当走到那里。

只有没脑子的老鼠会留一条光溜溜的路，通到家门口，让人扛着锨一直走到跟前。

可是，我们也没有办法让外面的人和外面的世界一步步地走到跟前。

我们村边的野生动物们，却会向更荒远处逃离，留下它们再不会回来的弯曲小路。但也不会逃到多远。我们放羊时，已经和荒野沙漠那边赶来的羊群迎面而遇。两群从没见过面的羊，头对头相望一阵，叫几声，不知相互能否听懂。赶羊人站在各自的羊群后面，远远望几眼，像两种动物一样陌生。

干草棚

英格堡的几座牲口棚，围在地中间一片麦场边上，与村子隔着一块条田。

这是一处少见的与人分居的牲畜住居地。

打完场后，谷粒沿路运回村子，禾秆顺手扔上棚顶。牲畜和人，在麦场上分清楚食物，整个冬天各吃各的。大雪埋掉山野。人只有一条去镇上的路，也很少有人出去。牲畜有时穿过条田，到村里转一圈，见了人哞一声，在踩得硬邦邦的雪地上拉几坨冒着热气的牛粪，便又回到场上。人守着麻袋里的粮食、架子上的肉、菜窖里的洋芋萝卜，整个冬天也只能这样过日子。

英格堡的牲口有吃不完的干草。去年、前年甚至大前年的禾秆还高高满满地垛在棚顶，已经发灰，变了颜色，今年的禾秆又下场了，再垛不上去，只好堆在圈棚旁，任牲口随意撕吃。

我在黄沙梁时，一到冬天棚上的干草就变得十分珍稀。尽管家家圈棚上都有高高一垛草，但那是几十只羊、几头牛还有驴和马共同的食物。

每天，牲畜们最盼望的就是人拿着叉爬上棚顶，给羊圈里扔一捆半草，

给牛槽上扔半捆草，给驴和马扔小半捆草。

牲畜的眼睛全盯着棚顶，看着人手里的叉。给羊扔多了牛会哞叫，给驴扔少了驴会尥蹶子，马一般不吭声。马知道人不会亏待它。因为，这点干草只是哄哄嘴。牲畜的大半个肚子得靠自己到雪地里刨草去填饱。人骑着马，吆喝其他牲畜出去。一去大半天，十几里。马若饿着肚子就会跟人怄气，在雪地上打转，不往前走。

赶车骑马出外的人，口袋里都装着苞谷豆，牲口走不动了掏出一把，捧在手里喂牲口吃。一次喂一点点，引着牲口走。

有时牛车阻住了，死活赶不出来，人扔了鞭子，抓一把苞谷豆递到牛眼睛跟前，牛看见了，伸脖子去吃。当然吃不上，人只是在前面引着、逗着。牛实在馋极了，猛往前一蹿，车拉出来了。

在冬天，圈棚上的干草垛越来越矮时，牲口和人都会望着着急。

刚入冬，人爬上高高的草垛顶，离天很近，鸟都擦着头皮飞。人有一股一年到头的高兴劲，成捆成捆给牲口撒草。牛羊马驴们头仰得高高，仿佛接受天赐隆恩。

待到天寒冬深，草棚快要见顶时，人便再没了那份豪情，上草棚也不拿叉了，低着头从牲口中过去，在一片哞哞、咩咩的揪心叫声里解开草捆子，这儿撒一把，那儿扔几根。

我们在黄沙梁时，从没见过哪家的干草会剩余到来年。会过日子的人家垛上的草都有数字。冬天多长，一天撒几捆子草都算计得清楚。

我记得有一年邱老二家的冬草早早吃完了，离雪消滩开还有大半个月。邱老二急了，在村子里到处借草。跑到我们家，要借十捆子草。那年我们家的冬草也不太够，父亲捏着指头算计了半天，给邱老二说，只能借给你五捆子苞谷秆。给的时候把捆子的粗细都让双方记清楚了，免得还的时候扯皮，借出去一大捆，还回来一小捆。

可是，就这五捆子苞谷秆，邱老二还了三年才还齐。第一年邱老二家的苞谷旱掉了，长了没一人高全枯黄了。到秋后邱老二给我父亲说：没苞谷秆给你还成麦草吧。

麦草咋还，我父亲说。

原捆成捆子还，邱老二说。

我父亲想了想，觉得麦草咋捆也没有苞谷秆长，亏得狠。就对邱老二说，等你明年有苞谷秆再还吧，借苞谷还苞谷，借苞谷秆还苞谷秆，不能违了道理。

那年开春，我们家乏死了一只老母羊，黑母牛的脊背也瘦成刀刃，人骑上去能割烂屁股。草棚上几乎没剩下一片草叶子。把棚顶都吃通了，站在棚上能看见纵横着的木头。牲畜在夜里能透过棚顶看见星星。

开春是牲畜最难熬过的时日，草刚露芽，嘴还啃不上，枯草只剩下扎嘴的干枝了。牛羊被青草的味道引诱，一个劲往前跑，总以为前面的青草会高些。尤其羊，满眼青绿，咩咩地朝着荒野深处走去，有的再走不回来。

会放羊的人这个时节站在羊群头里，不时挥着鞭子喊：叭，回去。叭，回去。

英格堡的干草多得能把牲畜愁死。

一年四季，棚上草高高满满的。咋吃完呢？吃到哪年才能把这些草吃完呢？牲口们一想到这些事便会跑进村子，见了人叫两声，人又不理识。

其实，英格堡的人也正愁着呢，收了这么多麦子。卖不掉。卖不上好价。堆在仓里又吃不完。咋办呢？这日子让人咋过呢？

（发表于2001年第5期）

另类与奇数

王开林

一个善意的猜测为：造物主原是一位最神奇的艺术家的，但他手中的订单太多，若逐件精雕细琢，便难以如期交货，万不得已，他只好将图稿放进复印机中，然后摁下按钮，结果弄得满世界千人一面。但艺术家的良知并未全然睡着，待他忙完定额，有了闲暇，也会牢牢地抓住灵感，创制极少量的惊世之作，于是，天才应运而生。然而，这些另类与奇数一旦降生人间，势必将被“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整治得异常惨苦，造物主的左脑打败了右脑，他的复印件打败了他的作品，这真有点自作自受的荒诞意味。

一、恋爱中的拜伦

曾有人说：“创作时的拜伦是一个离莎士比亚王座最近的天才，恋爱中的拜伦则是不折不扣的魔鬼的化身。”这话还不算十分刻毒，大致可以理解为拜伦在情场上曾使不少的男人妒火中烧，使太多的女人争风吃醋。

拜伦十岁时承袭了叔祖父的勋爵位，成了偌大的纽斯提德府的少年业主。二十四岁时，他因出版诗集《恰尔德·哈罗德游记》而在英国名声大噪，成了1812年伦敦社交场合中无可匹敌的雄狮。那是一个激情洋溢的时代，是一个浪漫主义文学开花结果的时代，当拿破仑在欧洲大陆攻克一座又一座封建堡垒的时候，拜伦则以其俊朗的天才和苍白的容貌（“几乎具有一种阴险的美”）创造了另一个奇迹，他叩开了一扇又一扇上流社会虚掩的闺门。

“谁写作不是为了取悦女人？”

拜伦的语气里显然暗含着几分轻佻，但恰如其分。他起初是以一种好奇的眼光打量伦敦上流社会的“风景册页”，老墨尔本夫人的“放荡得法”令他大开眼界，女人不贞的力量则使他骇然。上流社会的情场敞开温香的怀抱，正要吸纳这位年轻的天才成为其中最活跃最受仰慕的一员，哪儿容他慢条斯理花港观鱼？拜伦很快就被卡洛琳·兰姆这位贵妇中的才女狂热的激情裹挟而去，她有时会乔装成马车夫，突然闯到情人的身边；有时又会伫立在雨中等候情人的出现。唾手可得的爱情使爱情贬值；超越了谨慎的疯狂，便